

“捡起地上面条吃不丢人,浪费粮食才丢人”

□王国梁

我上初中时,日子过得捉襟见肘。一天,父亲拉着小车去城里卖大白菜。谁知,那年的大白菜好像泛滥一样,大街小巷到处是卖大白菜的。

半天过去了,我们的大白菜也没卖几棵。中午时分,我饥饿难耐,对父亲说:“爸,我饿了!”父亲从口袋里拿出一个窝头,看了看又放回去了。父亲原本以为大白菜能早早卖完,他并没有准备中午的干粮,只是出门时随便带了个窝头。

父亲不忍心让我吃窝头,他无奈地看了看满车的大白菜说:“爸带你去下馆子,咱吃面条去!”父亲的话让我心花怒放,我从来没有在城里的饭馆吃过饭。

那时候饭馆很少,我们找了好久才找到一家。进了店里,我闻到炒菜味道,口水

不由得在嘴巴里泛滥起来。父亲掏出兜里仅有的钱看了看说:“小子,给你要一碗面条行不行?我要碗开水,吃窝头。”我懂父亲的难处,说:“爸,那就要一碗面条吧,咱俩都吃。吃不饱,下午卖完了白菜咱回家再吃,让我妈烙饼吃,白面饼。”父亲点点头。

面条端上来了,是炸酱面,香喷喷的。我已经有些急不可耐了,赶紧用筷子分了一些给父亲。父亲不动筷,而是拿出窝头吃。我让他趁热吃面条,他说:“不着急,先用窝头垫一下。”

我吃面条时,可能太激动了,一个不小心,几根面条滑到地上。我很想从地上捡起来吃,但看看周围有不少人,不好意思捡。

忽然,父亲从地上捡起面条,旁若无人

地放进嘴里。我不知怎么的,忽然觉得父亲的做法很丢人,少年所谓的自尊心让我的脸上直发烧。我气呼呼地对父亲说:“爸,你怎么捡地上的面条,碗里不是有吗?丢人!”

当着那么多陌生人的面,父亲没说什么,只是默默地吃完自己的窝头,又把他碗里的面条夹到我碗里说:“一个窝头我就吃饱了,这些面条你都吃了。”我感到很惭愧,父亲啃窝头,为的是让我吃面条。他捡我掉在地上的面条,我却说他丢人。

父亲故意打了个饱嗝说:“你把这些面条都吃了,多吃点。”我知道,别说是一碗,当时就是十碗面条我都会大口大口地吃完,过一把馋瘾。我吃完剩下的面条,也学着父亲的样子,打着饱嗝说:“爸,我

吃饱了!”

出了饭店的门,父亲对我说:“小子,我告诉你,捡起地上面条吃不丢人,浪费粮食才丢人。粮食是什么?粮食是保命的,哪粒粮食不是汗水换来的?不管到什么时候,都得记住,浪费粮食是犯罪……”父亲的那番话,我记在了心里。

我深受父亲影响,上高中时,人们的生活已经有了很大改善,我还是会把同学们丢到垃圾桶里的馒头、饼子都捡起来,带回家喂鸡喂猪。有同学笑我,说我丢人。我说:“浪费粮食才丢人!”

多年过去了,父亲捡面条的故事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中。我还把这件事讲给孩子听,并告诉他,无论生活条件多好,也要珍惜粮食。

十三位名家笔下的父亲

□吉娜

今天是父亲节,或许我们可以从名家笔下读一读父爱,借他们细腻的叙述,唤醒过往生活中关于父爱的一幕幕场景。

林清玄《期待父亲的笑》

在外人的眼中,我的父亲是粗犷豪放的汉子,只有我们做子女的知道他心里极为细腻的一面。提肉羹回家只是一端,他不管到什么地方,有好的东西一定带回来,所以我童年时代,父亲每次出差回来,总是我们最高兴的时候。

汪曾祺《多年父子成兄弟》

我十七岁初恋,暑假里,在家写情书,他在一旁瞎出主意。我十几岁就学会了抽烟喝酒。他喝酒,给我也倒一杯。抽烟,一次抽出两根,他一根我一根。他还总是先给我点上火。我们的这种关系,他人或以以为怪。父亲说:“我们是多年父子成兄弟。”

贾平凹《酒》

他先喝了一口,立即脸色彤红,皮肉抽搐着,终于咽下了,嘴便张开往外哈着气。那不能喝酒却硬要喝的表情,使我手颤着接不住他递过来的酒瓶,眼泪唰唰地流下来了。

朱自清《背影》

我再向外看时,他已抱了朱红的橘子往回走了。过铁道时,他先将橘子散放在地上,自己慢慢爬下,再抱起橘子走。到这边时,我赶紧去搀他。他和我走到车上,将橘子一股脑儿放在我的皮大衣上。于是扑扑衣上的泥土,心里很轻松似的。过一会儿说:“我走了,到那边来信!”我望着他走出去。他走了几步,回过头看见我,说:“进去吧,里边没人。”等他的背影混入来来往往的人里,再找不着了,我便进来坐下,我的眼泪又来了。

莫言《写给父亲的信》

我父亲今年已经80岁,是村里最慈祥和蔼的老人。与我们记忆中的他判若两人。其实,自从有了孙子辈后,他的威风就没有了。用我母亲的话说就是:虎老了,不威人了。

但高密东北乡的许多人说,我们老管家之所以出了一群大学生、研究生,全仗着我父亲的严厉。

林语堂《忆父亲》

父亲对什么都感兴趣,而且对什么事,无论大小,都有自己一套理论,往往滔滔不绝地讲给我们听。

父亲一直到老心里都充满梦想,觉得世界是美好的。对我来说,他是最好的父亲。

杨绛《回忆我的父亲》

我父亲凝重有威,我们孩子都怕他,尽管他从不打骂。如果我们不乖,父亲只会叫急,喊母亲把淘气的孩子提溜出去训斥。

钟书初见我父亲也有点怕,后来他对我说:“爸爸是‘望之俨然,即之也温’。我们怕虽怕,却和父亲很亲近。他喜欢饭后孩子围绕着一吃甜食,常要母亲买点好吃的东西‘放放焰口’。”

杨振宁《父亲和我》

我还记得1945年8月28日那天我离家即将飞往印度转去美国的细节:清早父亲只身陪我自昆明西北角乘黄包车到东南郊拓东路等候去巫家坝机场的公共汽车。

突然我旁边的一位美国人向我做手势,要我向窗外看:骤然间发现父亲原来还在那里等!他瘦削的身材,穿着长袍,额前头发已显斑白。看见他满面焦虑的样子,我忍了一早晨的热泪,一时迸发,不能自已。

梁晓声《普通人》

我想——“认真”二字,之所以成为父亲性格的主要特点,也许更因为他是一位建筑工人,几乎一辈子都是一位建筑工人,而且是一位优秀的、获得过无数次奖项的建筑工人。

丰子恺《忆儿时》

我的父亲中了举人之后,科举就废,他无事在家,每天吃酒,看书。他不要吃羊、牛、猪肉,而喜欢吃鱼、虾之类。而对于蟹,尤其喜欢。自七八月起直到冬天,父亲平日的晚饭规定吃一只蟹,一碗隔壁豆腐店里买来的开锅热豆腐干。一把水烟筒,一本书,桌子角上一只端坐的老猫,我脑中这印象非常深刻,到现在还可以清楚地浮现出来。

赵丽宏《挥手》

在我的所有读者中,对我的文章和书最在乎的人,是父亲。从很多年前我刚发表作品开始,只要知道哪家报纸杂志刊登有我的文字,他总是厌其烦地跑到书店或者邮局里去寻找,这一家店里没有,他再跑下一家,直到买到为止。为做这件事情,他不知走了多少路。

吴冠中《父爱之舟》

父亲送我离开家乡去投考学校以及上学,总是要借住姑爹这只小船。他同姑爹一同摇船送我。带了米在船上做饭,晚上就睡在船上,这样可以节省饭钱和住店钱。

时值暑天,为避免炎热,夜晚便开船,父亲和姑爹轮换摇橹,让我在小舱里睡觉。但我也睡不好,因确实意识到考不取的严重性,自然更未能领略到满天星斗、小河水里孤舟缓缓夜行的诗画意境。只是我们的船不敢停到无锡师范附近,怕被别的考生及家长见了嘲笑。

父亲不摇橹的时候,便抓紧时间为我缝补棉被,因我那长期卧床的母亲未能给我备齐行装。我从舱里往外看,父亲那弯腰低头缝补的背影挡住了我的视线。

迟子建《灯笼》

父亲在世时,每逢过年我就会得到一盏灯。那灯是不寻常的。

父亲给我做这盏灯总要花上很多工夫。就说做灯罩,他总要捡回五六个瓶子才能做成一个。不是把瓶子全炸碎了,就是瓶子安然无恙地保持原状,再不就是炸成功了,一看却是一只猪肉罐头瓶子,怎么擦都浑油,只好弃了。

尽管如此,除夕夜父亲总能让我提上一盏称心如意的灯。没有月亮的除夕里,这盏灯就是月亮了。

父亲也有不一样的发现

编者按:长大后的某些瞬间,也许会发现父亲这个角色是丰富的——他可以笃定、也可以心软,保护着你,又不让你发现,温柔或严厉,总在行动中教会我们人生道理……今天是父亲节,让我们一起感悟父爱、品读亲情。

“你尝一个,可甜了”

□袁秋茜

父亲拎着超大行李上楼梯时,我刚洗完锅碗,正要下楼扔垃圾。一开门就瞧见了父亲吃力搬行李的模样,我连忙腾出手帮忙,他喘着气,摆摆手说:“不用,这不到了嘛。”

我嗔怪道:“你快到楼下了给我打个电话啊,我下楼接你,不至于你一个人这么累。”父亲憨憨地笑着,擦着额头的汗说道:“你这个行李箱底下有轮子,可以拖着走,不累。”

我望着那个大学用了四年的行李箱,轮子磨损严重,早就该扔掉了,没想到父亲却把它翻找出来,并用它装了一箱子瓜果蔬菜来看我。我可以想象到从老家来这一路,父亲与行李箱紧紧相依的情景。

行李箱被打开的一瞬间,桃子的果香味儿扑面而来。

“哇!这么多的桃子啊!你们该不会是把整棵桃树上的桃子都摘了吧?!”我看着箱子里那些又红又大的桃子惊叹道。父亲把桃子往菜篮里放,每一个都仔细看,有破皮的就放到另一边。他一边放,一边饶有兴致地和我说早上摘桃的事。五点多,东方露出鱼肚白,他和母亲拿着筐筐去摘桃,满树红扑扑的桃子让他们心生欢喜,忍不住摘了一个又一个。

“你尝一个,可甜了。”父亲满眼疼爱地递给我一个鲜红欲滴的桃子。我接过后撕掉桃子皮,咬一口,桃汁注满了口腔。不得不说,父亲带来的桃子真的很好吃,柔软多汁,香甜可口,是桃子中的上品。我吃完一个,又拿起另一个吃起来。父亲很满足地看着我,似乎我吃进嘴里的每一分甜,都落进了他的心里。

我望着他,眼前浮现起初夏时那个傍晚

的场景。那天是个工作日,父亲没有提前告诉我就到了我的住处,等了两个小时才等到了下班的我。见到他来,我有些意外,问他有何事,他只是淡淡地说好几天没活干,便想来看看我。我带着他下馆子,点了几样菜,边吃边聊天。

吃完饭后,我邀请他上楼到我屋里坐一坐,他却拉着我往另一个方向走。我满是疑惑地问他:“干啥去啊?”他说:“去买些水果吧!”父亲很少和我提要求,我知道那家水果店卖得很贵,平时几乎不舍得进去买啥,但我还是和他进了店。

一进店,父亲径直走到了水蜜桃区,他指着一箱水蜜桃说:“这箱蛮好的,买这箱吧!”我问他要不要再选选,他搓着手,不好意思地说,他等我时在这家水果店转悠了半天,那箱桃是品相最好的。我一看价格,119元,再数个数,才9个桃子,心中有些不舍得。父亲却没有任何犹豫,抱着那箱水蜜桃去了收银台。我跑过去抢在他前面付钱,他坚持要自己付,后来因为我说我付有会员价,他才作罢。

后来他抱着水蜜桃进屋时,嘴里还念叨着:“我想买给你的,怎么最后又是你付的钱。”

我知道,他是真心实意想要给我买桃子吃的,究竟是谁付的钱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父亲给我的那份蜜桃般香甜的爱。那晚,我俩一边吃着桃子,一边聊着天。月光如水,静静照着大地……

如果有人问我,父爱是什么味道的?我会告诉他,父爱是桃子味的,香甜盈齿,让我的岁月充满幸福。

“看着它可怜,于心不忍”

□清秋

我小的时候,记得父亲常和母亲说:“猫狗啥的又要吃食儿,还可能误伤孩子,我一辈子也不喜欢这些东西。”

来到城市后,小区里很多人都养起小动物,偶尔在屋里干活的父亲,瞥见小路上遛狗的中老年人,又总会说:“真是没事找事,弄得脏兮兮不说,一大早就有狗叫唤,闹得四邻不安,以后你们不许养狗。”

因为工作关系,我经常出差在外。这次出差当晚给父亲打电话,听到屋子里似乎有狗叫声,便问道:“爸,您在看电视吗?有狗叫声。”

父亲回答:“我养了一只小狗,是咱小区里的流浪狗,主动跟我回家,有些可怜就留下了。”我急忙说:“那可不行啊,来路不明的狗不能收留,主要是怕它有病。”父亲淡淡地答道:“那等你回来再说吧!”

我回来就先去看望了父亲。推开大门,看到有些耳背的父亲正在给趴在厅里的小狗倒牛奶——这可是我出差前刚买的啊!平时父亲总嫌花钱买这买那,怎么今天如此大方?

在小木头箱子旁还有一小碟熟排骨,我知道父亲从不吃这些,一定是专门从包子铺给买的。父亲是木匠,给狗量身制作的小房子很好看。小狗看到我这个陌生人进来,

轻轻甩头叫了一声,父亲转过身看到我,大声说了句“你回来了”,就去厨房洗手。

我跟随父亲走进厨房,又到了阳台上,扭头问他:“爸,米,面还有吗?下周买一大桶油,我留一多半,剩下的给您送过来。”父亲说,啥也不缺。

就在我俩说话间,小狗一溜小跑来到父亲脚下,卧在了那里。父亲急忙对它说:“小四儿,快去你屋子里,这儿地板凉。”我有些疑惑地问父亲:“它怎么成了小四儿了?”父亲说:“你哥、你姐加上你,它排在后面啊!”父亲略显不好意思。

父亲擦完手坐到了客厅的沙发上,小四儿也跟着跑了过去,偷偷地瞟着我。我坐下来问父亲:“您不是最不喜欢小动物吗?养这么个东西可是会很费事啊,您要养好了才是。”父亲低头看着小狗:“看着它可怜,于心不忍。也算给自己找点事情做吧,现在耳朵越来越背,有个小偷偷开门进来都听不见,有这个小家伙在,还能给提个醒。”

那一刻,我看到父亲眼里闪过一丝迷茫的流光。

我立即想做下面两件事情:一是下午去给小四儿打针,二是晚上给哥哥打电话,商量如何轮换着来陪父亲。

“在外面待害怕了,就知道家的温暖”

□马海霞

上初一后,我开始叛逆,母亲批评我一句,我就反驳两句。母亲责骂得厉害,我便离家出走,去同学家待半日,待她气消了再回家。

有一次,母亲又因学习上的事儿训我,我一气之下夺门而走。出了家门才发现,离家出走的时间不对——晚上十点左右,外面黑漆漆一片,街上空无一人。但我已经离家出走了,主动回去又不好意思,只好慢慢走。

但我失算了,父母并未追出来,我边走边琢磨,难道我出来时,父母没看到,还是故意不找我?

父母也太狠心了,就不怕我路上遇到

坏人?想到这里,我的怒气渐渐变为恐惧,脚步也停了下来,不敢再往前挪了。

突然看到一个黑影,见我停住了脚步,那人也停了下来。我感觉不妙,扭头往回跑,一口气跑到家门口,见那人没跟上来,心里一块石头才落了地。

虽然到了家,但不好意思推门进去,我决定坐在大门口等着。心想等父母发现我不见了,肯定会出来找我。等呀等呀,等到村里的狗都睡觉了,父母也没出来找我。

夜色渐凉,我又饿又冷,估摸坐了一个小时,实在受不了了,只好厚着脸皮,悄悄推开大门。父母并未发现,我偷偷溜回自己房间,关了房门躺在床上,眼泪忍不住往下

淌。什么时候睡着的,我记不得了,反正直到睡着,父母也没来问我一声。

第二天一早,我起床时,父母已经上坡干活去了,饭菜都摆在桌子上,我匆匆吃了几口便上学了。中午放学回家,父母谁也没提昨晚我离家出走的事儿,我估计他俩八成不知道,既然不知道,我也不提。

那天的午饭特别丰盛,母亲包了水饺,父亲还买了五香花生米和小干鱼,我吃得心情舒畅了许多。回想起昨晚的惊险一幕,我暗暗发誓,母亲再骂我,我也不往外跑了。

多年以后,母亲说起那段往事时,才告